

生活感悟

常怀感恩之心

■苏童



严图宏 配图

近日，从网络上读了《替身尽孝》一文，不禁热泪涟涟。文章讲的是，农家孩子丁万明长期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是母亲把他拉扯成人，送进了大学校门，有了满意的工作。不幸的是，正当他的命运刚有转机时，他却患上了直肠癌。幸运的是，丁万明曾经救过落水的赵艳斌、田蓓夫妇，这时他们主动上门，替他向他母

亲行孝，让他无牵无挂地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站。还是丁万明的母亲无意中发现一个秘密：为不使老人过分悲伤，赵艳斌、田蓓夫妇还以住房为抵押贷款 15 万元作为丁万明的治疗费用。读罢此文，我被赵艳斌、田蓓夫妇那种知恩图报的精神打动，也希望人人都怀有感恩的心。这样，社会才会更加和谐，我们的生活才会

更加幸福。

还有一则故事：有位和尚叫佛印，与朋友结伴出游。在路过海边时，他与朋友话不投机被朋友甩了一巴掌。佛印气愤地在沙滩上写下“某年某月某日被某某打”。当走过原始森林时，佛印遇险被朋友所救，于是他在岩石上写下“某年某月某日被某某救”。朋友问他，为什么两次在不同的地方写字。佛印答道：巴掌之痛，如海水冲淡沙滩上的字，很快消逝；相助之恩，却是刻在石头上的字，天长地久，永远铭记。

两则故事都告诉人们，要常怀感恩之心。常怀感恩之心，就应该永远铭记别人的好处。常怀感恩之心，就应该懂得知恩图报。作为社会中的人，不可能孤立地生活，总要与他人相处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常怀一颗感恩之心，学会知恩图报，学会帮助别人、关爱他人，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宁静而祥和。

今天，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，但愿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学会关爱帮助他人，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美好。

人间真情

给父亲洗脚

■刘艳杰

我爱父亲。他勤劳的一生，值得我永远学习。

父亲今年 65 岁，儿孙满堂。父亲为了能有个闺女，接二连三地要了五个孩子，结果也没能如愿以偿。父亲摇头晃脑对我母亲说：“咱就这命了，五个儿子就五个儿子吧，过到哪是哪。”

如今，邻里之间谈起我们兄弟五人时，父亲总是合不拢嘴：“那个时候，咋能过到今天？老大和老五都在教育上工作；老二和老四虽然常年在外务工，但混得挺不错，手里都厚实了；老三嘛不会说话，跟着我放心。”

父亲平时舍不得闲着，总想办法多挣些钱养家糊口。家里有七八亩地，父亲总能把地变着花样生票子。总之，父亲不会轻易放过每一寸土地的。

操了大半辈子心的父亲，按理说，人到老年，心操碎了，头发白了，腰板驼了，应该舒舒服服地享受晚年才是。然而，父亲却改不掉“闲不住”的习惯。特别是冬天，地里没有什

么活，父亲就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帮人家打个下手。

村里有几辆机动三轮车专门往窑厂送土，父亲是这里的“常客”。他一铁锹一铁锹地赤膊往车厢里扔土。每当我看到这一情形，就禁不住想唠叨他老人家几句：“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能跟年轻人比吗？您不知道歇着舒服吗？”父亲总是习惯性地一笑，说：“没事儿，看我这身板，硬着呢。闲着不得劲，憋得慌。”

没办法，谁也说不了父亲。

去年冬天，天气大旱，地里的小麦都快旱死了。这天上午，我和妻子趁星期天没事往家赶准备浇麦。来到家里，大门紧锁着，邻居张大娘告诉我：“你爹和你娘天不明就起来给你浇麦去了。”

天这么寒冷，冻着他们二老咋办？我换上旧衣服，直奔麦地。

只见父亲浑身上下裹着一层塑料薄膜，脚上穿着一双大头鞋，双手紧握水管头，来回移动着浇麦，母亲则在一旁把管子。我刚跑进麦田，父亲看到我，顶着刺脸的寒风大声朝我喊：“别过来了，人多喽也帮不上手。”我装作没听见，依然往麦地里走。稍后，父亲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别过来了，人多喽也帮不上手。再说了，你也不会浇……”无奈，我只好打道回府。

直到下午 3 点钟，我那二亩地的小麦才被父母浇了一遍。父亲回到家，一屁股坐在堂屋里的小板凳上，准备换鞋。我忙端一盆刚烧温的水放在父亲面前，说：“爹，您把鞋脱掉，我给您洗洗脚。”父亲看了我一下说：“我才不让你给我洗脚！我还能动呢。”我乞求父亲说：“您太累了，今天您就让儿子给您洗一次脚吧！”母亲在一旁看不上去了，也帮我：“他爹，你就让儿子帮你洗一次吧。有啥不好意思哩……”

之后，我双手把父亲的脚轻轻地放进盆里，替他洗起来。父亲的脚多粗糙啊，上面一层一层的老茧。

父亲的脚多瘦啊！除了一张灰黄的老皮外，就剩下骨头了。

这时，我知道父亲哭了。因为我的脖子里滚落几滴凉凉的东西，顷刻间，又暖暖的。其实，我早已泪雨滂沱了……



幸福生活

吾家小儿初长成

■杨敏

吾家小儿今年 11 岁，虽稚气未脱，却像朵含苞的荷花一样，一点一点地绽放出成长的馨香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儿子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，开始喜欢自己的空间。他洗澡时，卫生间则成了我的禁地，偶有不经意间闯入，他便“哇哇”大叫。

忽一日，发现挂在儿子脖间的钥匙不见了，后确认被他挂在了裤腰上。而那根被他称之为“很垃圾”的钥匙绳则被一个漂亮的带卡通图案的钥匙扣取而代之。

说不定哪一天，儿子会突发奇想，心血来潮，用我的护肤品把自己的脸擦得喷香喷香，拿定型水对着头发一阵狂喷来个“刺猬头”。

儿子的语言更新之快令我自叹不如。“真笨”在他嘴里变成“靛的很”，他看不上眼的东西就“很垃圾”，跟不上时代的東西在他嘴里都是“幼稚”。

怕耽误他学习，家里的电脑很少让他玩，可让我吃惊的是，住住一个新游戏我还没弄懂怎么回事，他已经按着键盘运行自如了。

一次，在路边，老公给儿子买了一个“竹筒”粽子。儿子拿着粽子先让我咬一口，又让他爸咬一口，然后才自己吃。那一幕真是羡煞了路人和卖粽子的。

饭桌上，儿子以前总爱把自己喜欢吃的鸡腿、鸡翅扒到自己跟前。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儿子学会了把这些东西夹给爸爸妈妈。他已经懂得了孝敬与分享。

我很喜欢和儿子一起逛街。因为无论走到哪里，走在我前面为我开门的总是儿子，他还总像个绅士一样伸出手臂来一句：“女士优先。”

我生日那天，儿子偷偷给我买了一枝康乃馨。我深情地把儿子揽在怀中。我不由感慨：吾家小儿长大啦！

儿子的成长，让我感到了欣喜、欣慰和幸福……

内心深处

怀念母亲

■娄新建



忙上加忙。东家要裁裤子，西家要做棉袄，总要找我母亲帮帮助。那时，母亲晚上很少能睡个囫圇觉，有时大年三十晚上，她都是一夜不眠帮别人干活。

母亲对儿女付出了无私的爱，对孙辈更是倾注了无穷的慈爱。

时下有了“女强人”的说辞，我母亲不算是女强人，但她是个很有能耐的女人，在我们村是个口碑很好的人。

我父亲“文革”中成了痴呆人一样，家里什么事都得由我母亲操心。我们兄妹四人的婚事，特别是我弟兄俩的婚事，全凭母亲人缘好，人家看得起，才先后都娶亲成了家。

我弟兄两家的四个孩子上学了，母亲寄予了深情的期望。晚年驼了背的她，没事时总爱拄着拐杖站在几个孩子身边，深情地看着他们写作业、背课文。尽管母亲不识几个字，但那一刻，她除了满心的欢喜之外，还倾注了无限的希望。尽管后来她没能看到四个孙子、孙女先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那一天……

母亲的一生，对儿女付出了无私的母爱，对丈夫倾注了深厚的情爱，对孙辈包含了无尽的慈爱，对周围的人捧出了无限的仁爱。她的一生，是在爱的奉献中度过的。

1999 年农历十一月七日晚上，母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痛失母亲，我一下失去了精神支柱，人快要崩溃了。

在离开母亲的日日夜夜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母亲。有时，我面向母亲坟墓的方向，默默地、深情地祈愿；有时，我从睡梦中惊醒，常常泪落枕席。

每当我在学习上想偷懒时，每当我在工作中想懈怠时，一想到母亲，我就仿佛看到她在监视着我，催我学习不停，奋进不已。

母亲，是我心中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！

母亲谢世九年了。可母亲的贤惠、善良，让我总也忘不了。

母亲 1919 年生，19 岁时与小她两岁的我的父亲结婚。母亲是他兄弟姐妹中最小的，她生性要强，在我大姑帮助下，开始学做针线活、学做饭。她天资聪明又努力好学，不到一年就什么都学会了，不仅饭做得好，纺线织布也得心应手，而且学会了裁剪，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“多面手”。

刚解放那几年，我父亲在 10 公里外的邓城教书。那时，我父亲为凑出 16 块钱的建房钱，晚上给学生改作业，备课时饿得啃麻饼（油坊炸去油的渣饼）。我妈跟我们讲起这些时，眼里总是噙着泪水。母亲好心疼呀！那时，母亲不等不靠，而是凭着她的手艺活，苦苦拉扯着我们兄妹四人慢慢长大。

文革期间，父亲被打成“右派”挨批斗，七个通宵没能休息。上课时，父亲栽倒在课堂上，从此得了“气郁性癫痫”，整个人像傻子一样，整天吃药打针，始终没能治愈。从 1969 年父亲得病，到 1991 年父亲去世，几十年来，母亲为我父亲熬药做饭，端汤送水，历尽艰辛。

母亲有着宽厚仁慈的心肠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对周围的人同样捧出了无限的爱。街坊邻居、亲朋好友，只要她能帮上忙的，她都乐意相帮。

我三姑死得早，表弟他们的衣服、鞋袜大都是我妈给做的。好多粗布衣裤，都是棉花掂到我家，直至衣服做成拿走。那时，母亲还在生产队里干着农活，家里还要照顾着我的病爹。母亲熬了多少夜，受了多少累才把棉花纺成线，织成布，做成衣服呀！其间的艰辛，或许只有母亲自己知道。

母亲的手艺巧，做出的衣服穿在身上既可身，又漂亮。村里谁家娶媳妇、嫁姑娘，都少不了要我母亲给裁缝几件衣裳。母亲也总是有求必应，从不推辞。尤其到了年关，母亲更是